



白岩文存卷三曰卷八泉山而入

恩無栖清山人王侃著第六子諒校字再美

向記

斯所墓頤山記

出眉州城買舟自東北溯流而上岸濶江平水

色碧綠所謂玻璃江也棹轉青衣江順流南下

約里許復折而北入港口石壁赭立冠以危樓

舟掠其下叢箐蔭翳求識其題名不可得問之

舟人以爲望江樓也舍舟就岸欲登樓而望庶

巴山七種 文存記三

幾得所以名爲墓頤者而樓近廢壞同遊者皆

不欲登余亦不能獨登也盛衰之異致如此樓

後數武溪深丈餘俯聽流水潺潺石橋橫其上

由橋而東迤而南有坊焉榜曰重瞳古觀者蓋

悞也自橋東至觀門竹樹夾立蒼鬱秀茂天風

浪浪令人有遺世意不覺坡行之苦也觀門北

向梯階數十級入白壁迎人立題曰龍湫問其

處無知之者是大者且易沒也東折而南再入

門有若隧者題曰老人泉以仙人老翁名疑蘇



氏所由號也泉出石罅橫流涓涓卽其石鑿小池承注于側溢則下洩復入於地蓋穴而出之者也就池掬飲味清冽沁人肌骨同遊有飲者有不飲者以是嘆泉之伏地無求於人而人之飲茲泉必定之而後得之同遊之或飲或不飲又以見泉之遇合於人甚難然而泉亦不以不飲而輕也白蟻不可見道上刻其狀爲櫺牖諸廳壁蓋其不肯輕出而人乃貴之如此也殿宇甚古幽暗深邃有蝙蝠十長皆尺餘聽質白斑

巴山七種

文有記三

二

後一足挂承塵倒懸不墜驚之弗飛偶一回翔翅大如扇有告余者不食不去二百年物也吁其得此地而靈者哉其猶不以物自棄者哉殿隅有碑高丈許先明蜀藩所建叙老翁靈異事甚詳余讀之不甚記憶鄉左小碑駢立讀其一不可卒又讀其一亦未卒雖更有碑余亦遂不往觀也碑其可以咎余哉時同遊已倦道士汲泉淪茗進余少憇趣曉墀與共遍遊登層樓躋重岡余前行自矜健步曉墀亦不多後余也高

下曲折路窮處小巷一所有老翁居此三十年
足不及門外意必有道者扃其戶未之得見余
與曉墀所至蓋人迹罕到之處同遊皆不能至
且並不願至也于是穿深林尋幽境相視而笑
謂今日之遊惟余二人不負未幾竹喧人語海
琴夾扶二僕來相見大笑席地坐語蓋海琴肥
而弱一步趨喘喘不已余意其必不能至而卒
能至人其可以形貌論哉時與方適欲尋丹砂
所在而同遊者使人促歸仰視天色蓋亦不可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三

人留也乃返登舟舟至江心天已就暝洲大數
十畝茶白如雪淺灘鷺立僅可以辨回視山半
念聖鐙之出非夜深不見上人或有見之者恨
不與遇一問其詳也噫山之高不數里耳人孰
意其有奇若此而余則又不敢謂凡爲山者皆
若此也歸爲之記記有得於茲山之外者

寶圖山記

寶圖山在江油縣治東北十餘里志載唐寶子
明棄彰明主簿歸隱於此聞其勝約同人往遊

渡涪江見土山高起戴石如城堡其上巍然而高者有若石闕由西南而東北自叢樹閒左右數折而上傍岩復西南行覆石摩頂約半里許上登如城堡者土地平濶數十畝寺門西南向榜曰靈岩入寺歷殿宇數重見前所望如石闕者駢立佛殿後高數十丈巔際各容一椽寺僧指余左爲寶真殿右爲超然亭鐵索通焉隱隱可見巖茗少憩令寺僧前導以觀諸勝初歷數十級路復坦平有大石二片左右欹合藤蔭周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四

遽如畫題曰不受暑關自下穿過左扶岩樹右視石磊磊爭聳一最高大者形若鐘鏞再前行凌空石壁三面立矩合如屋兩隅而左壁倍濶至此疑無路矣徐望右壁特高恍然爲超然亭所在右折入隘口由西北而東南復左折由西南而東北拂青翠履上下如入層城如行複壁仰視鐵索細僅如繩再前行林木茂密石之各負異狀者不可勝記時右壁已竟而左壁尙餘其半寺僧謂前不可行又數十步乃轉左望石

壁竟處上復有小殿宇間知祀魯公輸子小樹
蒙茸疑與竇真殿相聯審視仍隔蓋同一石壁
其上離而爲二有若斧劈中止亦以鐵索懸度
者也將右折出隘口迎面石壁畧低數丈值二
山開處若欲爲掩其缺而與左壁倚合爲隅是
卽所見如鐘鏞者至此一變彼外視不覺亦猶
遠望如石闕者初不知其復如層城如複壁更
有殿宇在上不可得見也旣出隘口視前如屋
兩隅者右隅隙開數寸左則上合未竟下開三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五

尺許天光透露可以通人題曰劈開曰削成是
蓋左壁附合於前前壁附合於右以成此兩隅
而又故留一隙以通人者也急穿隙過見左壁
錯出其半右則自西南亘而東北是左壁之所
附合亦其竟端處也右臨石穴斜深數尺積水
滿焉表之曰液甕再前爲小冥又再前石壁橫
斜立高十餘丈亦若斧劈深入丈餘而第開其
半上狹下寬中嵌巨石如數石甕者三兩端僅
相著而卒不墜落從此右折拾數十級復左右

折各歷百十餘級抵碧雲洞自碧雲洞轉而西南約二百步遂登超然亭謁子明別像自其牕櫺間窺竇真殿兩岸相距約十丈鐵索有二上細下巨香火僧手扶足移蟹行以度同人皆爲之危旣至竇真殿其轉而再度者鐵索較短下視亦不甚危也殿高廣約丈餘幽闇僅辨其龕宇重簷如樓簷溜四出直注山半蓋其地止足受礎屋大過於基也豈子明當日結茅喜此人迹不到之處後人因不憚其險阻爲之經營以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六

冀真靈之栖息歟問其創始何時寺僧以乾符九蓋對年據書於上棟者言之而其不至廢壞則又隨時補葺之功也推牕徙倚右則觀霧聳逼雲氣彌漫日光射處焜耀奪目左則重岡複隴紆迴起伏於其下俯視城郭大如手掌潛水練迴明澈眼底令人有振衣濯足意低回久之由故道下至殿前左右各一碑碧琉璃爲質摩挲讀之均不堪卒讀觀額曰飛來藏者覆屋之下狀類浮圖層層刻諸佛像以木爲之隨手轉

動其聲伊軋而聶蓉峯師座下轉星辰之句又實指此殊與題名不合下至山半石亭讀師登竇圖山放歌洒洒手餘言時目已就瞑仰望如石闕者已抹入暮烟中而鐘磬亦催余歸矣是夜夢再往遊因念是山皆鵝卵石大小纍纍相生而其形狀又若神工鬼斧極削攢列以爲後人之奇觀使當通都大邑其足以動名賢之流連而傳之咏歌者不知凡幾乃僻在一隅留題絕少以致不得比諸名勝之地斯山之遭爲何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七

若耶故爲濡墨記之所慮言之不詳未能使讀者如遊其地是則臨文之意也夫同遊者程初民大令毛蘊山學博袁厚安公子

文木記

往年治官記異載文木事傳聞之言未得其肖於文並多縣字及就雲船寓所假觀木斷二尺大過拱把斧析爲三合其二凹處成文曰温江正堂加三級字徑寸餘結體正方筆畫圓勁波磔峭拔酷與漢隸相似其一凸合處則爲反文

色黑微黃固非火灼亦不似蟻齧成異哉施鋸
偶一上下則不能聯綴成文而操斤者亦恰如
其分未致字體破碎天工人事之巧烏知其所
以然非有大力者默默主之又何能與後事相
爲徵應使夫務進者之恍然於或得或失無非
前定而特於此露其端倪則是文固不獨爲江
君告也江君旣珍其本又彙一時詩文成卷侃
携至榮雪嶠山人採其詩並咏其事將以歸之
用誌數語於此時道光戊申上元後三日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八

甘泉記代

上嗣位紀元咸豐之歲余權知巴州州在成都
東北千里地擅名勝如南龕巾子諸山莫不有
泉見之名人題咏讀州乘欲往遊觀未果值州
人士以孔子廟廷規制未廣議拓而新之集工
致材斲削邪許之聲聞作及改鑿月池有泉洑
出余往觀之其初伏地尺許鉞錘旣及涓涓橫
流須臾之間積滿科陷池旣深下遂若懸溜正
與戟門相對甃石爲岸飾以螭吻泉吐吻中承

而飲之味甘如醴禮緯云王者刑賞不濫則醴泉出按漢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師唐太宗貞觀六年醴泉出九成宮歷稽史策醴泉之出多由感致方今聖人御宇固宜昭其瑞應而泮冰芹藻得是先資又似物非無知故欲於此效其靈異者是烏可以不記名之甘泉表其異於他泉而有以此夫古之頌爲嘉祥者也

龍泉山館記

龍泉山館海平江君隱居之室也君好學於書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九

無所不讀著書二十餘種禪悅元妙皆有辯說又以巧思製爲測器宗動以下象緯無不昭然胸中機發火攻尤所講習吁君之學豈不足用於世者乃艾年不遇棄其園亭卜築百里外意者隨時隱顯引身而去入山惟恐不深乎其地自谷口沿溪迤邐三十餘里直入雲中岩壑偏仄一山屏列峭拔數十仞下陟水流激石潺湲遇小橋危徑确蹙繚繞曲折而上陟其巔環視周圍天然城郭疑如柳州所記小石城山者四

圍峻削慚刻絕人攀躋其中乃皆沃壤禾黍油
油青被上下似造物有意設施以位置夫賢者
君卽山麓鑿平其地以施結架有泉迸出清絕
味甘足供百人之飲又其山土人呼爲龍箒此
龍泉所由名也君旣欲挈其妻子居此復約親
交築室相望以與往還吾知琴歌酒賦之間几
拂清風聽延素月所謂名山著述傳之千秋者
由此日富惟念櫬槍未滅不能出其所學以濟
時艱必有感慨歛歛看雲聽泉而不憚者然以
視余之役役衣食宜隱而不能隱爲何如哉歎
羨而爲言言其所歷知山靈之不我誚也

江津子城記代

國家幅幘二萬餘里城郭繕完星羅碁布

列祖山列宗聖武神功漠南北及西南城牧

各君長罔不惕威效順矧乃腹地赤子安身服

教二百餘年縱弗知感甯不知畏何敢蠕動弄

兵潢池以蹈滅宗之禍往者殺運中啓白蓮教

匪自外生成煽民悖亂蔓延楚蜀秦豫骨撐原

巴山七種

文存記

野血腥草木龔合州景瀚以賈鼂之才木古堅
壁清野獻議得旨允行賊剽掠無所得食

飢疲寒慄死亡之餘悉就俘讖今之桂平會匪
是又其續也不鑒前車肆毒彌甚由粵而楚而
吳而豫而齊晉燕趙羣蠅營營驅之還集

天子宵旰焦勞將士暴露羣策羣力未屍鯨鯢
王上思及往效頒發龔合州原議俾遠邇

編氓建築砦堡用自固衛余忝守斯土勸警督
責寒暑一周成民砦三十七所製軍仗八萬七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十一

千七百餘件團練民八萬五千四百餘丁號召
所至翕然從風糾糾桓桓喜吾民可用城之崇
而使高增築礮臺且重其門者旣已數櫓皆新
巍如煥如復慮孤注難恃謀之鄉士大夫卽城
南平岡土城故址甃石周若干丈高若干尺洞
啟其門題曰子城與大城呼吸相通勢如犄角
民因悅來事由衆舉父老扶杖而觀謂城以輔
城砦以衛城有備無患斯能稱上意旨白

時厥後行見妖氛迅掃復我承平土宇以紓

宸慮益我

后愛民

民皆親媚我

后同

仇敵愾賊不足平雖有此城祇供遊觀者之追
談往事措爲衆志成城也是役用若干工費若
干繕董事者某某襄事者某某咸豐四年月日
某記

倚雲別墅記

江津高山大壑偏於西南自梁董廟入谷遠望
如波濤者出沒白雲中行三十餘里上至五里
岡乃知由東而南而西其山迴抱如玦石壁層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十一

層無徑可上東南一礪繞出礪東之山卽海平
江君隱居處苟非過訪不知其別爲一山也噫
東南不靖萑苻可虞嶽嶽崇岡甯非福地而岡
之主人攀援崖壁踰西嶺而下更得粵區林巒
環峙池潢帶縈如城如隍遠與外人閒隔喜曰
是不扼險且擅其勝耶其始與族人高高下下
分結草廬今以其湫隘也乃復開林鑿石構宇
依山厰之以堂軒洞之以戶牖甬道相屬遊廊
四周門對小橋題曰倚雲別墅落成之日余偕

江君至上上陟巖俯視合江諸山如兒孫跪拜或起或伏周行隄畔觀蓄洩所由水流下注石礪中如鐘聲噲眩不歇遊覽所至主人一一指曰此宜蕉此宜竹雜花并蒔廣種芙蓉水漲吾將爲之舟石平吾將覆之屋以遊以燕願與賢者樂之江君與余稱善戀賞不去信宿淹留談過夜分主人語及少年豪俠事皆爲稱快而門庭雍順里黨服從其識遠智處分各當則又甚惜未竟入於仕途以大其用乃主人之意惟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十三

冀時平視子弟讀書於此以娛遲暮屬余記之余謝不敏江君曰子已記吾龍泉山館矣此而無言可乎且子當流寓無定主人願以隙宇相處亦何能無情斯室余應唯唯於是乎書主人姓蕭氏長身鶴立應接從容語不傷氣其先由楚遷蜀已四世居五里岡云

浙江公所碑記

有綿絡天地之概則大地四洲殊俗異教之衆無不一視同仁况閩浮提震旦之區土壤相連

言語相通而畛域之見未化何示人不廣哉雖然適百里者聞鄉音而思與之言久客他鄉靡不懷其故土徙新豐社枌榆自古維然豈今日而獨異耶我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凡客於

四方者莫不各有公所聚其鄉人煦煦起起操鄉音談鄉俗鼓歌飲歎忘乎其在異鄉是可取也叙州府爲宋之戎州益州南一大都會而吾浙獨無公所良由鄉人客此者少欲集厥力爲難道光六年仁和春華李翁謀之鄉人爲募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古

金計時蕭山陸畫村刺史方宰宜賓慨然以二百金爲倡及之任巴州復以泥瀨口置地尙遲興作徑將寓宅爲阯且易列肆毀之以廣其地自道光十七年土木創始訖咸豐二年丹艘告竣堂宇巖巖廊廡翼翼談讌之所歌舞之場罔弗如式因改泥瀨口地爲義園以處旅櫬之不能歸葬者合忽系爲帷帟皆鄉人游宦遊幕及販賈來此者之力於以見同心同力事無不成而又念東南不靖鄉音多梗吾浙素稱文人淵

藪不習武備而賊未敢侵擾者亦同心團練之效抑吾有諗於諸君者志同則胡越爲一家情乖則骨肉如行路兩川之地五方雜處而吾浙人爲少未能化畛域之見而更於畛域之中復分畛域豈但爲他鄉人所笑將宴斯樂斯貌和心異亦奚取此數畝之宮也諸君宏茲識量其不首肯吾言乎是役經營三十年工費若干兩推始於畫村刺史續助工費者權府事錢塘葉雲騰太守知縣事錢塘葉小翰刺史權縣事錢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五

塘徐遂雲郡丞贊襄其閒者秀水盛頤齋郡掾而力肩其事任勞任怨二十餘年不以畏難中止者厥惟春華李翁宜鄉人不沒其勞爲位與陸刺史並祀也翁旣卒繼事而觀其成者烏程浩然顧君君主計出入公正不苟志李翁之志後來事必有可記者吾將俟之

玉瓶記

古銅玉法物有若莊靜之士對之使人鄙吝都消士大夫秘而寶之匪直重其物也鏡安司馬

藏玉琕云得之廖都轉家其形如觚而方而斜以四面爲兩面不起棱脊侈口歛足上下皆空中如竹節之隔低當帶下帶濶三寸方篆文四圍上下通作饗饗舌細險文一面龍吸火珠雲端仙童抱壽芝左手持環舞風雲脚下垂處狻猊履巉石形然其尾一面立螭迴首下顧有鸞鷲戢翼棲止意態安閒其首左戾皆高出險文平面宛轉生動琢工樸拙意在仿古夫大美所存何假飾偽是玉高漢尺尺有咫堅光瑩然無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六

瑕可摘不必古物觀者已嘆爲難得況乎不朽之質閱人閱世千秋萬歲曷有窮期而猶慮不爲古物哉玉色正白微含黃意司馬言其產臨洮大山中謂之黃玉又言所藏古玩器當一一籍記其值庶子孫轉售知其貴賤達哉言乎天下何物可長據爲已有百年之身奄忽易盡身之不存物於何有是以君子寶令名也咸豐六年清明日記

海平江君隱居三年著書益富積書益多而購書之意未已以書來言曰余置稻田一丘歲入八十斛不作他用以購未見書積歲之久奇書當可漸致將築樓於山中待之其爲我作書田記使子孫善繼吾志噫君已累軸萬卷矣經史百家之外旁及二氏凡天文地理兵法醫宗丹道數學無不能窺其奧而不爲人所知有知之者又不能聞之

朝廷俾有所用於世然則讀書雖多亦奚以爲而購求不輟其有蟬之意

巴山七種

文存記

七

乎夫蟬者掇拾詞華罔知理道散軼而不能貫拘疑而不求通局於陳言絕無新義是文士業耳曷足言古人之學哉至以博涉爲玩物喪志是又悖博學於文之旨不證理於事物而談道於空虛孔孟之傳如是乎江君知之矣夫是故博益求博以冀知識之益開才能之益大不用於世猶堪悅之於已著於簡冊猶可傳之於後衆雖驚爆而萃排之終以不懈豈若駒隙弗省井蛙自足者之生爲剩物死無足稱哉又况宏

通博達可無偏是偏非論斷千秋勝操一時之
刑賞既足自快又多開悟於後人福晒之儒何
以語此秀才誰是讀書人誦其詩可以知君之
意矣雖然時事艱難需才孔亟而君乃得優遊
若是吾爲天下惜之然使君置身幕府殫竭才
力策其萬全亦未必爲時信用故不如自謀之
爲得也他日者芒鞋短褐重訪龍泉睹飽帙盈
樓能不問輸租之地乘高而望或梨花滿樹在田
梨花其可指以告我否乎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六

江津黑龍潭禱雨記代

余權縣事之明年春農畝不霑雨澤已逾百日
米價翔貴人懷隱憂乃延戒僧開建道場心益
神明手成交疏香燈列列梵唄聲聲法雨之施
眾生同望故事請法水於江北五里聖泉寺值
泉脈將涸義無可取或言京畿雨雪愆期
祖宗朝以來皆於黑龍潭致禱而江津亦有黑
龍潭者數百年莫識其處今城西水落露舊刻
黑龍潭三字於此請水不亦宜乎按志載黑龍

積在治西二里七門灘間土人無知之者益積
以砂言潭以水言其地一也于是會同文武率
紳耆步行致禮挈瓶汲水俯視沉沉深黑顧名
思義 宜有神龍窟宅其中歸途陰雲四合是
夜小雨天明微霽移時雲積加厚中夜大雨連
綿數日不絕田之圻者復合苗之稿者復蘇野
人霑塗慶溢士庶咸謂余誠感所致而不知祈
請得地易著神功且賴有人之開余也爰書其
事俾共知之并以告後之禱雨者

巴山七種

文存記

充

白岩文存卷四
栖清山人王侃著第六子諒校字

傳

堯東郎傳

君諱湛字露華姓堯氏其先潞人徙居大嶷山下父宰嶺南君故以嶺南生君生九年自海上歸來識余於人家喪次時弔客往來君弗與爲禮廣座中與余論大學章句序旁若無人人皆驚異不敢兒視一日同登南薰門樓上謂大丈夫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二

夫當早歲取科第握兵要立功邊微不與草木同朽否則訪異人學劍術爲人世雪除不平若呶唔老死牖下反不如逐酒徒擊箠高歌足快人意耳因長嘯起舞飛身欲奔樓下家人子王成急抱其足蹠不起君大笑乃公烏可死者乃公不死後五年訪君讀書處語余云某辱某甚當刺股小懲之出七首瑩瑩然余爲譬解乃置酒談竟夕明日送余數里不忍別值大雨風君忿然褫衣襪袒臂跣足挽余就大樹下慷慨論

當時事日霽乃分手去邑某有才名傲睨時輩
君一見督曰呼曰人言足下眼如箕箕之大手
可狀耳不足以眇余其人窘謝索觀所爲詩益
竒之寓書其兄謂若弟才大宜少抑其氣良欲
以摘疵相服者君聞大罵腐儒敢輕乃公手裂
卷焚之君嘗大暑不禪禪者笑君謂禪者爾輩
皆處吾禪中吾未嘗不禪性嗜酒無日不飲無
飲不醉醉則悲歌謾罵甚乃狂呼欲決蛟鼉首
拔劍自投於江同遊於下流拯起踰時醒郎呼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酒復飲大醉敝衣蓬首掉臂樹人中人與之言
或應或不應以是不理於衆口余以爲言則謂
君不宜憤憤若是與君十年交十年飲醉耶罵
耶此輩惟應罵耳不罵何以處此輩竅眉朱世
重聞之喜曰堯子同心人哉因訂爲詩酒交於
是二人者日同飲亦日同罵蓋竒士所志未遂
磊落抑塞之氣往往不能自遣而發於外其豪
俠爽快類如此者而卒往返燕趙不得一第淪
於早死其亦可悲也已君爲人瘦而長肌理清

澈目灼灼英光奪人號東郎以西鄰故也

傳萬里傳

并贊

君諱某字萬里其先龍岩州人祖榮沐自閩遷蜀入籍成都子六人第六子爲君之父君於兄弟行居末髫年以孝友聞長應童子試屢躓不售其後縣大夫擬置榜首未果忿然曰是區區者亦有數耶乃援例爲國子監生讀書旁及醫宗所著駁皆有精義手錄成編家故有田園數處兄弟區分所得地較遠艱於定省乃就近稅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屋而居父母卒乃徙家其處一日讀貨殖傳謂大丈夫不能有所建白於世如是數子者亦足雄鄉里矣於是居賤鬻貴兼權子母貸金殖貨者以少息爭踵其門君視長者假之故無虧折不數年累貲巨萬君爲人露顴削頰鬚髯不濃而持重有威儀子弟無敢失禮及與人接和藹樂易興至談論風發辯者屈口性豪俠不畏強禦人有不平事引爲已恥其剖決鄉黨是非不行袒護強不服者或操杖逐之然人皆愛敬之

不以爲怨晚年好行其德卒後三十餘年人猶稱其才識過人慮事無不中者了二次義遷監生孫五人長泰寧弱冠爲生員餘皆幼義遷從余遊好學博覽詩文得古人意余以通家故知其大畧謹叙次之如此贊曰中庸之人不能有爲往往久因名場而莫知變計君旣不能進取遂乃出其智力以相經營數萬金之獲如操左券弗得於彼猶得於此抑豈不足自快嗚呼豪傑意氣有不使人慨想弗置者歟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劉耕餘傳 并論

君諱心恬字耕餘其先世自粵而豫而楚數遷入蜀隸籍成都居城西茅廬祖若父以讀書力田世其家君少通時藝不得志於有司乃爲縣吏事繼母恪謹有加秋冬迎養春末奉歸城市山林寒煖相適甘旨之奉不以身遠而缺先後居父母喪附身附棺獨力期無遺憾友愛同氣有財共之旣而應募鼓鑄官錢召兩弟與其經營有言之者君正色曰義重財輕朋友猶然况

在兄弟乃淺之乎爲我耶時以錢法無壞爲官倚重且舉爲同事勸其後兼充茶商念引張分行稽察不便乃協請彙滙行銷私茶不行官課由是充羨其遇兩弟之子用恩用義與己子無間故或爲諸生或膺鄉薦登仕版皆未能忘所自子五人教之各視其材某國子監生某府學生員堽縣學生員堽恂謹士列其狀請爲之傳又以知仁人不忍沒其親之行也論曰夫人能以其才出取名位而不能無愧於門內之行以

巴山七種

文存傳

高

余所見有不知胡以爲學者君時藝不顯其身幡然改業得無念馬少游爲荆掾使守墳墓鄉里稱善人之言乎卒之孝友風於鄉里沒有餘榮其隨地見才乃爲餘事嘗見其批點內經諸書能探其奧字體亦端勁入古相傳其人軀貌偉岸言笑不苟嗚呼今之占人也歟

傅商巖傳 并序

余以道光八年戊子識商巖於新甫故居其人長身少鬚髮貌清癯吐詞若不勝而抑抑謙謹

問知晚年善病侵苓不離左右然少時誦習諷
諸口如瀉水於瓶嗣是雖不常見問之新甫喜
其無恙及聞下世喟然以謂鄉里少一善人因
論次其平日聞於新甫者而爲之傳君諱義崇
號商巖先世閩人曾祖始遷蜀父德俊簡州學
生員生君兄弟三人兄早逝弟爲繼母出君事
繼母撫弱弟以孝友稱幼讀父書縣試冠其曹
偶旣入成都縣學淡於科名以爲寒士務進瞻
前失後至乃貧困以終其身何如力農不怠猶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五

得一家溫飽是則君之志也願薄產不足贍八
口乃教弟耕而已授徒以館穀資其不足旣而
負責日重乃謀賃其田宅再從弟新甫願以重
值購之而又留耕其田使勿他徙由是輸租之
餘漸事儲積其子以積貲權子母或受貸不償
則命折券還之曰彼謂吾饒故意存狡猶與訟
必致兩敗爲此足以愧之且人豈能事事無失
利哉其後置田數十畝嘗謂人曰此猶新甫之
惠也嗚呼君之言人所不言其能見重新甫者

於此可以見矣其教子孫以田力爲本而時導以禮義子孫遵其教無求於人無役役名利之苦古所稱隱君子者其於君有似否乎吾爲之神往矣

董家家傳 并論

蘇人稱家家未詳何義董家家者某氏僕也事主官蜀其主卒於巴縣丞署主母亦卒時幼主年甫成童家人散去惟董相守檢遺篋僅五百餘金僑寓重慶欲以樞歸葬未能幼主浪交遊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諸惡少誘之博責負急遽私啟篋償之再負再往啟篋董聞奔之詰得其情固守不之與則云我用我金於汝何與乃爲反覆泣陳失金則存沒均不可問不悟索金益力知不可以理喻掖之下樓至殯所同跪泣訴前事假故主命予杖悔乞乃已復訟諸惡少於縣庭追金入橐遡江至成都依某觀察請錮束之而以其金爲權子母已則出事他主視幼主可入仕途持積贖援例以縣佐列名銓曹後得映缺起家巨萬且握

郡符今其子孫爲州牧縣令首領簿尉者六人
美田宅矜服飾徵歌選色或與奴隸博戲有不
堪合董家家見者而亦不念董家家再造其家
矣余悲其忠於事主未及再傳某氏子孫已不
能言其詳故爲書其大概論曰余先世有僕進
壽能以禮法匡主嘗謂讀書乃可保家先大父
兄弟皆敬憚之伯祖華外公曾爲立傳余家歲
時祭祀設小几於廊下使從先僕王受享食輩
家家囿於所見第知入貲拜官可以致富而不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七

謀及久遠使當日納幼主於禮法中俾可垂爲
家範其後嗣浸淫詩書之教必知保家而不忘
造家之人矣惜乎其見不及此也

李聾子傳

李聾子不識其名以媒爲業温江人凡州邑之
鄰於温江者問李聾子無不知之其爲人愉色
和聲與之言雖不能聞所答適如所問蓋舍媒
無言其與言者無非婚姻事也鄉俗議婚必男
女年命配合而後聘定聾子探其夾袋紅庚疊

豐恒數十緡持其一配之甲而不合則又移之於乙以次逮及丙丁必有一合者矣而又權衡於男才之優劣女貌之妍媸與夫家世門望貴賤貧富之間必惟其稱故以八字相界與索其八字而決諸星士者不必問誰氏之子既相配合言之而彼此各愜其意莫不樂從之者當夫嫁娶之吉衣冠忙忙肩輿者不得停趾朝餐某氏暮宿誰家皆其預定其妻與子與媳各有分代蓋媒合既多同日嫁娶每至應接不暇以是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布帛金錢之入贍一家有餘醉醲飽鮮無時不忻然以喜詩曰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周禮有媒氏之官然自古迄今未聞有以是托業者李龔子創爲之其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一足助王者之化歟夫智者作法愚者效焉其子孫不知能繼斯業否余因爲媒遂感而爲之傳

戴春義傳

并贊

戴春義諱鼎恒字子京春義其號也先世徽州休甯人自其高祖爲穀徒居湖州之烏程相延

五世遂爲烏程人爲穀生溶溶二子次永椿字
卯君雍正元年入翰林官至江蘇按察使生子
匏齋文燈乾隆丁丑進士官禮部郎匏齋子聯
字葭塘乾隆癸未進士官太僕卿春羲郎其次
子春羲以嘉慶己巳成進士爲京曹三十年出
守南康六年年六十九遂援古人七十致仕之
義乞休罷去生平好讀書公退逍遙百氏工詞
翰三掌文衡其爲人恬淡好道文繡其身縝緒
其性與人接色溫溫言恂恂有貌古心羣推長

巴山七種

文存傳

元

者而馳情曠逸酷嗜山水末第時客邗江流連
金焦諸名勝其典試雲南也泛洞庭經黔中身
入六詔探尋山水窟宅守南康時治尙清靜嘗
屏騶從往登匡廬老猶不忘巫峽之奇凌雲之
秀復買舟遡江而上卽其所歷燕趙齊魯吳楚
粵豫巴蜀滇黔冠蓋往來之里魚龍出沒之鄉
猿鳥啼呼之地無不遊覽其所見風飈雪虐塵
迷沙飛駭浪奔瀧陰岩怪石皆足震蕩其心魄
開拓其胸襟故其詩有豪宕奇崛不可控馭之

勢詠史諸作則又獨出機軸以寫其論古之識
雖承三代詩人之後而樂城自名一家試讀玲
瓏山館遺集使其鋟板行世果能爲前人所掩
否乎春義旣已卒於重慶歸葬弁山之雙果峰
族議以嗣子傳徽早世復爲立其嗣孫嗚呼各
山一卷俎豆千秋春義何憂無後今其從弟梅
簷以行狀請爲之傳嗟乎余文采不彰將安能
傳春義然與梅簷神交九年乃得邂逅錦水今
復相隔千里能不重其一言爰爲掇拾大畧以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著於篇贊曰達觀之士一死生忘畛域任天而
動亦信其所之已耳春義寄情山水不以一身
之故易其所樂視人之遂遂於富貴何如其
可以詩人盡之哉吁遠矣

洪碩山人傳

并贊

洪碩山人仕而覺覺而隱於洪碩者也世爲無
錫巨家祖令常山父牧甯羌故山人以越生而
長於秦幼學時文已能覺其非曰此百舌口伎
耳何關經濟持是博富貴反不如入貲補官之

不虛竊名位也既而欲仕以少貲祇得縣尉尉職易盡娛毋外惟事讀書自其少時習知南北風物朝野事故加之好學是用識見曰博洞達今古言事皆中肯綮軍興以來忠憤時形於色就當事設施決其成敗率不能出料中于是曰益肆意視長官蔑如也長官例得晉級大吏遲遲不以上聞問之笑曰得鄂君被覆而恪相鴻以沫交不深其何愛於汝平生諧謔玩世類如此性嗜潔几案拂拭可鑑坐斗室四壁圖史中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奉墨揚唐人大士像曰致瓣香一旦覺悟與人賤但署覺生和南後世欲考山人姓名觀石刻聖泉禱雨記所署江津縣典史丁楹者是也山人既常自輕曰典史典史其淡於去官何如罷官後摘其帽頂頂六品頂指曰此從一緡書得來吾以明今日軍功之不必見賊也時江路梗塞不能東歸有招隱者遂與俱隱野服蔬食人稱洪硎山人贊曰志載洪硎坪厓高數百丈瀑布如龍意其能震盪心魄洗滌耳目山人扶杖

觀之雲來不知鳥嘯不聞將有與天爲一而希蹤至人者何小覺大覺之足云

韓子貞死事畧代

嗚呼子貞之死五年矣而言其事者猶爲之痛恨嘆息當時蒲江之民塗炭巷哭相屬不絕蓋子貞清而勤能得民心其死也出於倉卒民不及救以故同深悲憤今日一如其昔日也先是賊劫捷爲盭課兵役捕之急遂窺蒲江蒲江瘠邑賊所不至子貞聞賊入境出城號召團民奔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馳二十里遽與賊遇顧從役皆散計惟下輿開導如單騎見虜者甫停輿羣賊驟擁而至子貞既遇害賊見團民漸集遠颺他境其後斬捕殆盡在事者晉階有差而子貞竟未蒙卹夫人之死也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子貞之死其太山耶鴻毛耶以彼勇往直前不計利害較之銜

命剿賊越趨不進者何如使用兵之地

人人能如子貞何患賊不能平然則子貞之死

其亦可以風世矣子貞韓姓諱一松宛平人與

余同中蔣超伯榜進士授蒲江縣知縣余不忍
沒其死於民事爲書大畧如此

巴山七種

文存傳

三



白岩文存卷五

栖清山人王侃著第六子諒校字

誌銘

龍箐山人江君墓誌銘

君諱含春字海平初號靈生江津鶴山人也先世自粵徙蜀祖天吉父義堂養素卹園詒穀孫子君有兄分痛無弟徐行撻不昧之靈根率少成之天性髫年失怙事母氏黃承志終身廬墓銜哀手輯孝典蒙求行世學博而天人共貫才

巴山七種

文存誌銘

三

異則貢舉難收

上嗣位

升祔禮成

詔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酌予錄用郡邑以君名達監司名士被徵諸生召見此其先事也而君上書陳志卻薦引身結廬龍箐山中隱居弗出豈不以一官百里莫酬國士之心三畧六韜難參幕府之計哉當是時楚氛方熾黔粲將萌縣大夫造訪旣殷鄉搢紳屬望同切君不忘桑梓論團練論砦堡論修城論鑄礮規畫旣定浩然還山然蒿日時艱常懷鬱鬱憂不勝疾

咸豐六年六月初二日卒於龍泉山館惜哉才
不用世文僅被身所著史評十二卷史貫一卷
國朝名士錄二卷夏鼎錄八卷金石補錄四卷
錦江雜記四卷古香雜記四卷養花雜記二卷
梓里叢談四卷花下楮談六卷龍箒筆談四卷
兵法寸言一卷衷言二卷若守方畧一卷孝典
四卷醫論一卷蜀語考三卷訓詁珠塵四卷步
天歌圖註一卷楞園詩草二卷楞園賦說一卷
楞園書法二卷丹經疑二卷丹經悟一卷蓉橋

巴山七種

文存誌銘

三五

丹話十六卷共九十二卷書二十五種不以藏
冢當一一梓行淑配王生丈夫子二長管次晏
均能繼志以咸豐七年六月初七日葬君聖鍾
山禮也嗚呼鍾期旣死伯牙難得知音子厚必
傳退之不恥諛慕爲之銘曰鶴山鍾靈豪傑屹
起罔待而興邁越前軌世學不明猥陋自喜坐
井小天盍免訾毀惟恨不遇齋志以死泡影電
光人生如是著書堪傳崇封勿徙千秋之名匪
此伊彼

鹿鳴王先生墓銘并序

咸豐丙辰秋余留江津王漢臣藩以授經與余分東西舍同數朝夕自冬徂夏知其爲人警敏有才氣他日咨取得宰一邑必有所表著於時而幼依大父承訓三十餘年學無支離孝在繼述時稱祖德使人神往於優游講誦之地慨慕鄉先生之爲人茲將別矣漢臣請銘其墓謹按先生諱克員字鹿鳴先世譜牒失於明末兵火六世祖善吉自成都遷簡州之三江鄉遂著籍

巴山七種

文存誌銘

三

於簡州高祖登鎬歲貢生曾祖燦廩膳生員祖言綸父必恭皆國子監生兄弟三人伯兄克賢廩膳生員仲兄克賓歲貢生先生既冠附學補增廣生員以親老不忍遠離淡於進取家居授徒足不入城市年八十七無疾而卒配楊儒人先二十八年卒以某年月日合葬越七年栖清山人王侃銘曰清門世德久涵濡孝乎惟孝篤友于天倫足樂輕華膺楚豫秦蜀賊爭起辛苦團練保鄉里一方主靈以爲恃拔戈講藝多裁

成行誼以實不近名甲子六百古天民遺教門
庭猶肅穆孫曾貴盛徵後福佳氣鬱鬱彌陵容

王文徵墓誌銘

文徵名蓉栖清山人王侃女也性蘊靈明體憐
孱弱言動根乎內則詩詞播於藝林愛幼弟而
代父傳經款嘉賓則佐母供饌年十九歸開化
余氏子祥鍾堂上悅其懿恭閨中泯夫嫉妬歎
饘粥而無怨出服飾以相貧夫壻四試春官送
歸俸依其母情遺委瑣潛涉子史之涯理悟圓

巴山七種

文存誌銘

三

通大契老莊之旨山人還山樂談土朝夕在侍
焉豈知生而命薄病與貧因歲歲年年無四時
脫於疾苦溯自二月抱疴綿延至今痛楚嬰身
呻吟在口斃焉紓息遠爾離神傷哉以道光庚
寅年正月二十一日巳時生成都縣治之右大
井口咸豐己未年十一月十五日子時卒江津
縣筭里石訛漕之白岩計春秋三十度卽以是
日亥時葬白岩後山之麓夫壻棲遲

帝里

翁始顛沛叙州二子得得行歌一家嗚嗚掩泣

難忘伏枕之請爰爲誌石之文銘曰女德堪師
奚止習禮而明詩聞道乃死雖弗永年胡悲我
葬不食之地行將鑿石於茲精魂未滅舍依我
其依誰

山入行年六十有七取精用物不可謂不多且

宏而無益於人自祝早死擬擇不食之地量身
穴石以待正命又念虛生人世未能立德立功
豈可以汚大人先生之筆古人往往自爲墓誌

巴山七種

文存誌略

三

亦用自述以告來茲山人王姓名侃字遲士隸
籍溫江其先歸安人自九世祖得蔭以來脈系
單微科第仕宦亦猶不絕而讀書制行世守清
白有足多者山人少年亦欲以科目起家嘗言
仕未通顯在內當居科道言人所不敢言在外
先歷州縣興利一方旣皆不可得晚乃以貢就
職值時事益非欲務挽回不爲軍機大臣必任
督撫千里百里之治何濟於時而況州判卑官
烏足以行其志是以不求微祿翱翔四方冀得

以定亂反治之道感悟士大夫其言或行未必
遂無小補乃又方柄圓鑿咨嗟大息良恨前後
執政庸庸不能統天下大計建言變法以致世
局日壞夫當道無人必豪傑沉淪在下私心物
色凡南北往來士人無不察知其智能兼訪遺
佚數十年來求其聞見廣博才識宏遠足肩天
下事者未之一遇抑且人多迷罔營營目前士
志宦情實有不忍目見耳聞者避地高隱豈其
初心山人引疏栖清竊取有自杖履所之逢人

巴山七種

文存誌銘

堯

勸學誠念夫不學無術與非學無以廣其才也
山人質魯然幼時已知學問迄今猶在學問中
中年後知藝能不足尙有志於道益務博覽搜
遍藏書家曰有開益六合之內象緯山海人物
及華裔分合政教異同古今治亂之故無不了
了胸中愛博羣倫心周大地意雖艱鉅之投無
慮不能措手弗獲一試其何能已於言初猶不
敢言及人事但記怪異粵賊旣起乃有私議七
篇欲著賊之本末書其事畧未竟欲述當代之

白岩文存卷六

栖清山人王侃著公第六子諒校字

題跋

書蕭淮甯家傳後

淮甯公起家儒術而教匪東玉林跳梁西華不
動聲色卒使就擒則又諳知兵畧者也至面折
主兵雖段太尉何以加諸化民以德處已以廉
古稱循良不當如是耶惜迫於暮年寥寥治績
不多見也吾鄉人稱公魁梧善射勇力絕人至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里

今猶足想見云

題黃子受哀詞後

子受年未及冠而著作四十卷勤苦若此雖魯
鈍之質亦必有成矧聰穎士也歿後而師友哀
之是烏得已哉余不識子受於生前而想像其
容貌辭氣未之能得噫惜夫

跋草草園池題額

復葺余不識也有人謂余其性直其氣豪復葺
之園池余不涉也有人謂余其地小其布置得

宜布置得宜曷曰草草蓋以彼其性其氣自不以其心力經營於一席之地而但爲是苟完以樂朝夕卽其所以命余書之者無非草草抑又可知其豪且直也然吾聞復菴好讀古人書亦旣涉獵萬卷矣則胡不走秦梁遊燕趙博覽名山大川結交當世人豪以益助其氣概而株守於是何哉

題王雪嶠小照 圖有四美人

雪嶠先生寢食於古不四年著書二百萬餘言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聖

偶寄懷於松竹水石閒葉小珩爲仿此照而先生別有千秋之想夫世事烟雲文章不朽後之人必有讀其書而嘆不見其人者使得一披此圖則香草美人所思宛在其有以致高山之仰者何如也

題李猗園團扇小照

倚園質實不華有蕙性五千里來遊於蜀不得志羈愁旅思一以杯中物銷之可并曰不食不

可一日不醉葉小珩爲之寫真團扇放翁相看

酷似顧安得置身其上快談風月卽手中而奪之酒也

自書私議七篇後

本朝二百餘年 聖聖相承 君德之盛

實超千古然隆平日久大小臣工習爲庸碌相延至今遂成可慮之勢夫人之一身血氣強固經絡流通自爾精神煥發百病不生若血氣虧損醫藥無功則精神懨懨積久成弱甚至血氣壅滯結爲癰疽初潰之時或恃其肌體豐腴不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三

以爲意迨血氣日虧毒邪內竄疾將不可爲矣方今天下亦積弱之勢癰疽初潰之時也善治疾者先固其本非不欲治其標也血氣不足以勝之則不如先養其血氣賦稅鄉兵所以養其血氣也血氣旣强人才以長其精神捐例以分其清濁則例以通其經絡服色以辨其部位猶懼復有壅滯也終之州縣以善其運動所以固其本者旣至刀圭之用則又在於將帥得人矣志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同其甘苦明其

賞罰相度地勢審知賊情和衷以謀之多方以
誤之勦撫兼施賊之滅也可立而待若不爲其
不可勝以圖賊之可勝不固其本又不能治其
標毒邪日甚正氣日虧疾將若之何詩云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書道學輯傳後

余讀柳子勢論以謂天下事皆始於漸安於習
久之遂成不可挽回之勢勢之所在所謂習俗
移人賢者不免也周衰遊士漸起盛於戰國漢

巴山七種

文存題

器

興數十年其風乃息孔孟生於其閒亦不能不
遨遊人國漢武表章儒術延及東漢之末士以
氣節相高魏晉六朝乃重詞賦韓子起八代之
衰動以學道爲言已開道學之漸由北宋迄於
南宋道學遂興其人皆一時豪傑欲學聖賢而
誤爲艱深不尙才智不圖事功飾貌矜行言心
言性任意訓詁強孔孟就已範圍以致後之學
者不信孔孟之書而信其書再衍爲講章又再
衍爲時文腐語庸詞爭相誦習七百年來非豪

傑之士無不爲頭巾語所蒙無怪時事不能轉
變抑不思想在天壤道在人心聖賢言之已極
其詳奉而行之可也而必多爲藤蔓使美木嘉
植枝幹不分此誠何心也哉總之不能有濟於
用雖妙理微言於世何補亦不過趨於習俗以
成一時之事勢而已孔孟有作果以爲得吾道
之傳哉

題張子敏小影

子敏令君之學本於陽明而所王者誠凡臨治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聖

之地罔不實心實政遺人去後思所行保甲團
練皆由古兵法變化而出嘗謂得敢死士五百
人一其心力賊不足平而事會未來不能繼文
成功業嗟乎使天下牧宰盡能如君何至伏葬
時起更何至聞賊而逃此吾所以一念時事感
慨歛噓自稱孤憤之士也觀茲小影顧盼閒容
色若怒疑與山中人同情者而坐暑荷陂如
愛蓮周子吾願君以是養素不視其身爲一官
一邑之身而爲天下人所屬望之身則異日轉

變時事豈止亭亭獨立不染於污泥而已耶

題劉靜諉藏岳威信公行看子

岳大將軍威信公繪像 紫光閣草茅之士不得而覩往者於錦里訪見遺像其裔孫言雍正時供俸進 御二絹本一蒙 賞公世藏卽茲是也拜瞻之下英姿爽颯使人卻立今此軸僧衣道髻厚貌和光大異其家所奉然公自題未嘗以爲不類可知形相末也不必過拘而公古今偉人非其子孫所得而私靜諉之購以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哭

重資與余之直取而來同一見地更數十年後不知又入誰家乃靜諉有如食就口奪其旨之句反使余難乎爲情雖約身後走還復恐事隨時變或兒輩不遵遺命九京之下何辭以對靜諉爰誌數語歸之且大言曰與使靜諉割愛也不如割愛自我

題丁覺生小影

余作洪碩山人傳爲其覺而隱於洪碩也旣不終隱於洪碩則不得爲山人而復爲覺彼其知

洪碭之不可隱也亦其覺也而覺悟最早少年時已寫爲僧伽像坐而托鉢夫不能不托鉢者時勢使然而不屑沿門者亦欲存其氣節卒之瓶鉢生涯未嘗不足衆生夢夢胡弗覺此有疑貌作方外人者豈知通脫之見百年軀壳置諸黃冠緇服中無乎不可而况一時遊戲耶題此證之覺生不知其覺焉否也

跋張適六守拙二字

適六拙乎哉人習脂韋而崖岸業業人設城府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罍

而日月昭昭不知食言以肥身不解屈情以飾貌無朝三暮四之術有孔席墨突之情反時事以談兵悖衆趨而講學守是不變雖選謁之官吾知其與世齟齬也適六拙乎哉雖然世局日非舍已非道讀聖人書不求於道有合勢將至於失其本心而不可以爲人由斯以譚適六果拙乎哉適六果拙乎哉

題英吉利入寇記後

英吉利在嘉慶中丹稜彭兆麟以番禺令制之

而俯首惕息今則王大臣數人備之而惟恐欵
議不成良由議欵以來彼輕中國無人貪心益
熾間我多事牽率彌利堅佛蘭西鄂羅斯三國
夷船直犯天津徵求無厭乃又各得所欲而去
我朝二百年來威懾海外戰無不勝征無不
服其轉機之失失在欵夷天下之人至今猶深
痛恨茲記上下二卷不著作者姓名其論當日
在事諸人功罪不必一一皆確而端緒已得亦
可以備一家野史珊海老友致書囑交託牛付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哭

梓今由山中取至安能檢書相畀而絕無一言
也咸豐十年冬日識

自書團練五條後

私議發於道光三十年迨同治元年乃有團練
五條私議主於變法團練在乎因時團練果行
不待朞月可使天下隨處皆兵隨處皆糧隨處
皆兵有事時惟置將領以官賞得其死力隨處
皆糧則不至勸捐抽釐有失政體方今富强之
道無以逾此天下富强何患國用不足此時

而欲均賦吏屬易行古者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今通定以下年之賦查各團收數均派 國用而以上年中年 國用之餘彌補軍興以來虧空不數年可望庫藏日富其法由戶部通計 國用舊額及新定中外大小官養廉在京俸餉米折在外公費等項總若干數咨明各將軍軍督撫轉飭各府廳州縣示民均賦之意並其應供 國用每穀一石派納若干數着各團局正等於團費之外照算收齊變價

巴山七種

文存題跋

完

穀數銀數一一載簿並銀於十月朔開徵後絡續投納以抵舊額地丁而免其一切雜派如此辦理量出制入永無支絀之患不過費州縣官數十緡告示移開徵於十月耳謹按 聖祖併丁役於地租且有永不加賦之 諭愛民至矣然其後開墾未報者地多糧少無可開墾者地少糧多復有割賣田土分撥丁糧推多留少之弊至以田土出當及重佃於人者收租或不足納糧之數一遇按糧派捐無從措繳而當

佃戶脫然無累此皆不均之故不但東南賦重西南賦輕相沿未改也任地之法有地卽有租隨民租入之多寡派納均平之至不得謂田主載籍承糧應納當佃戶力耕而獲其租不出於國土也管子曰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均賦之令豈非民之所好而藉團練以行尤不費力籌國者胡爲念不及此哉

